

隋炀帝艳史

[明]齐东野人/著
Suiyangdi Yanshi
岳麓书社



隋炀帝杨广性轻狂好色而又残忍狠毒，他为了当皇帝，不惜害死兄长杨勇，最终与父妃宣华夫人淫乐。宣华死后，他又选千余美女入宫，再挑选其中十位封为四品夫人，日与饮酒作乐。后来荒淫无度，又女三千充宫女，自己乘任意车游迷宫，完全不闻不问。终至李渊起兵，隋炀帝被缢杀，终年三十九岁。

旧
小
说

凡 例

- 一 稗编小说，盖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户晓之。近之野史诸书，乃捕风捉影，以眩市井耳目；孰知杜撰无稽，反乱人观听。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借巧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惑。故有原有委，可征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
- 一 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裨于风化者岂鲜哉！方之宣淫等书，不啻天壤。
- 一 历代明君贤相，与夫昏主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如《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独隋炀帝繁华一世，所行皆可惊可喜之事，反未有传述，殊为阙典。故爰集其详，汇成是帙，庶使吊古者得快睹其全云。
- 一 隋朝事迹甚多，今单录炀帝奇艳之事。故始于炀帝生而终于炀帝死，其余文帝国政，一概不载。
- 一 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其一举一动，无非娱耳悦目为人艳羡之事，故名其篇曰“艳史”。
- 一 炀帝繁华佳丽之事甚多，然必有幽情雅韵者方采入。如“三幸辽东”、“避暑汾阳”等事，平平无奇，故略而不载。
- 一 风流小说，最忌淫褻等语以伤风雅。然平铺直叙，又失当时亲昵情景。兹编无一字淫哇，而意中妙境尽婉转逗出。作者苦心，临编自见。
- 一 坊间绣像，不过略似人形，止供儿童把玩。兹编特恳名笔妙手，传神阿堵，曲尽其妙。一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不啻顾虎头、吴道子之对面。岂非词家韵事、案头珍赏哉！
- 一 绣像每幅皆选集古人佳句与事符合者，以为题咏证左。妙在个中，趣在言外，诚海内诸书所未有也。
- 一 诗句皆制锦为栏，如薛涛乌丝等式，以见精工郑重之意。



隋炀帝艳史

- 一 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如调戏宣华则用藤缠,赐同心则用连环,剪彩则用剪春罗,会花阴则用交枝,自缢则用落花,唱歌则用行云,献开河谋则用狐媚,盗小儿则用人参果,选殿脚女则用蛾眉,斩佞则用三尺,玩月则用蟾蜍,照艳则用疏影,引谏则用葵心,对镜则用菱花,死节则用竹节,宇文谋君则用荆棘,贵儿骂贼则用傲霜枝,弑炀帝则用冰裂。无一不各得其宜。虽云小史,取义实深。
- 一 诗句书写皆海内名公巨笔,虽不轻标姓字,识者当自辨焉。
- 一 卷分为八,回列四十,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

目 录

凡 例	(1)
第 一 回	
隋文皇带酒幸官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1)
第 二 回	
饰名节尽孝独孤 雷嫔谋交双杨素	(8)
第 三 回	
正储位谋夺太子 侍寝官调戏宣华	(15)
第 四 回	
不发丧杨素弄权 三正位阿摩登极	(22)
第 五 回	
黄金盒赐同心 仙都宫重召入 ..	(29)
第 六 回	
同钓鱼越公恣志 挾官人炀帝生嗔	(36)
第 七 回	
选美女杨素强谏 受矮民王义净身	(42)
第 八 回	
逞富强西域开市 擅兵戈蜀北赋诗	(48)
第 九 回	
文皇死报奸雄 炀帝大穷土木	(54)
第 十 回	
东京陈百戏 北海起三山	(61)
第 十 一 回	
泛龙舟炀帝挥毫 清夜游萧后弄宠	(68)
第 十 二 回	
会花荫妥娘邀宠 舞后庭丽华索诗	(75)
第 十 三 回	
携云傍辇路风流 剪彩为花冬富贵	(81)

第十四回

炀帝读史修城 庆儿拯君魔梦 (88)

第十五回

怨春偏侯夫人自缢 失佳人许廷辅被收 (95)

第十六回

明霞观李 北海射鱼 (101)

第十七回

袁宝儿赌歌博新宠 隋炀帝观图思旧游 (108)

第十八回

耿纯臣奏天子气 萧怀静献开河谋 (114)

第十九回

麻叔谋开河 大金仙改葬 (120)

第二十回

留侯庙假道 中牟夫遇神 (126)

第二十一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132)

第二十二回

美女官中春试马 奸人林内夜逢魑 (138)

第二十三回

陶柳儿盗小儿 段中门阻谏奏 (144)

第二十四回

司马施铜刑惧佞 偃王赐国宝愚奸 (150)

第二十五回

王弘议选殿脚女 宝儿赐司迎辇花 (158)

第二十六回

虞世南诏题诗 王令言知不返 (164)

第二十七回

种杨柳世基进谋 画长黛绛仙得宠 (170)

第二十八回

木鹅开河 金刀斩佞 (177)

第二十九回

静夜闻谣 清宵玩月 (183)



目 录

第三十回

幸迷楼何稠献车 卖荔枝二仙警帝 (189)

第三十一回

任意车处女试春 乌铜屏美人照艳 (195)

第三十二回

方士进丹药 宫女竞冰盘 (201)

第三十三回

王义病中引谏 雅娘花下被擒 (207)

第三十四回

赐光绫萧后生妒 不荐寝罗罗被嘲 (214)

第三十五回

来梦儿车态怡君 裴玄真官人私侍 (222)

第三十六回

下西河世民用计 赐双果绛仙献诗 (230)

第三十七回

水饰娱情 鉴形失语 (237)

第三十八回

观天象袁充进言 陈治乱王义死节 (244)

第三十九回

宇文谋君 贵儿骂贼 (251)

第四十回

弑寝殿炀帝死 烧迷楼繁华终 (258)



第一回 隋文皇帝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第一回 隋文皇帝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词曰：

试问水归何处？无明彻夜东流。滔滔不管古今愁。浪花如喷雪，新月似银钩。暗想当年富贵，挂锦帆直至扬州。风流人去几千秋！两行金线柳，依旧缆扁舟。

诗曰：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为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御街行路客，行路悲春风。野老几代人，犹耕炀帝官。
零落池台势，高低禾黍中。

千里河烟直，青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官柳，憔悴不成行。

炀帝行宫泗水滨，数株弱柳不胜春。
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官墙不见人。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柳塘风起日西斜，竹浦风回雁弄沙。
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官芳草满人家。
燕语如伤旧国春，官花一落旋成尘。
自从一闭风光后，几度飞来不见人。



风吹城上树，草没城下路。城里月明时，精灵自来去。

昔人登此地，丘陇已前辈。今日又非昔，春风能几时？

这几首诗词，不道那茅茨土阶唐虞的事业，不问那胼手胝足夏禹的生涯，也不管那吊民伐罪汤武的公案，也不理那龙争虎斗秦汉的是非。想着那肉林酒海，虽受用而近粗；若论那骊山烽火，纵欢娱而亦俗。单表那风流天子，将一座锦绣江山，只为着两堤杨柳丧尽；把一所金汤社稷，都因那几只龙舟看完。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万载臭名。毕竟谁是谁非，始末俱在，请略道一二。

话说自炎汉失祚以来，后边继三国而起者，乃是晋、宋、齐、梁、陈、隋，称为六朝。你道那六朝是谁？第一朝晋帝，复姓司马，名炎，乃是魏臣司马懿之孙，篡魏为帝，在位二十五年，相传一十五帝，共历一百五十六年天下。第二朝宋帝，姓刘名裕，乃是彭城人。原卖履为业，后篡晋为帝，在位三年，相传八帝，共历六十年天下。第三朝齐帝，姓萧名道成，乃是汉萧何二十四代玄孙。篡宋为帝，在位四年，相传七帝，共历二十四年天下。第四朝梁帝，姓萧名衍，乃是兰陵人。篡齐为帝，在位四十八年，相传四帝，共历五十四年天下。第五朝陈帝，姓陈名霸先，乃是吴兴人，汉太丘长陈实之后。篡梁为帝，在位三年，相传五帝，共历三十二年天下。第六朝隋文帝，姓杨名坚，小字叫做那罗延，乃弘农华阴人。原是汉杨震第八代玄孙，篡北周为帝，在位二十四年，相传四帝，共历三十八年天下。六朝通共历过三百五十年天下。

原来这六朝，虽然各有国号，绍袭正统，名为天子，其实天下微弱，偏安江左，叫做南朝。中原一带地方，倒被汉主刘渊、赵主石勒、秦主苻坚、燕主慕容廆、魏主拓跋珪诸胡人占了，叫做北朝。此时天下刀兵，朝更夕变。南朝也是主弱臣强，递相篡夺；北朝也是主弱臣强，递相篡夺。南朝传位至陈后主在位时，北朝魏恭帝已被冢宰宇文觉篡袭了大位，改国号为周。隋文帝的父亲杨忠，原是魏臣，后因天下归了周主，他也就随便改做了周家臣子，屡次有功，周主封他为隋国公。后来杨忠死了，文帝就袭封父亲的旧爵，执掌朝政。文帝为人性情猜忌，好任智术。到周宣帝传位与周天元皇帝的时节，文帝见他骄侈昏暴，遂有阴谋天下之心，行政务为宽大，凡是苛酷之政，尽行革去，中外俱大悦服。至大象三年，天元暴殂，宣帝见天



第一回 隋文皇帝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下大势已归文帝，遂下诏逊居别宫，奉皇帝玺绶禅位于文帝。文帝也不让三让再的推辞，竟即了大位，国仍号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北方遂尔安定。

此时江南的风俗渐荡，人人喜的是风流，爱的是词赋。那陈后主，也不管天下败亡，百姓愁苦，高筑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外则与群臣饮酒赋诗，内则与宠妃张丽华歌《玉树后庭花》诸曲，日夜淫纵，以图快乐。那晓得繁华不是常享之物，国家非行乐之场。一旦被隋文帝探知此等光景，遂遣高颀、杨素、韩擒虎、贺若弼诸将，分道下了江南，灭了陈国，将后主封为长城公。此时天下才并，南北二朝合为一统。后史官有诗赞文帝之功，诗云：

三百年间王气销，中原大半让胡苗。

文皇功业今何在？并却南朝与北朝。

文帝既平了江南，四海来归，八方称庆。天下无事，高登大宝。遂册夫人独孤氏为皇后，立长男杨勇为太子，进封杨素为越国公。其余臣僚，照功升赏，不在话下。

却说那独孤后，雅好读书，识达今古，最是贤能。突厥与中国交市时，有明珠一筐，价值八百万两。幽州一个总管叫做阴寿，瞒着文帝，私自劝独孤后买。独孤后说道：“当今天下初定，戎狄屡屡寇边，将士劳苦。若买此珠，何不以八百万银子，分赐这些有功士卒，也见得朝廷的恩惠。妾处深宫，要珠何用！”后来文帝知道，甚是敬他。又有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文帝当他是独孤后姑娘的儿子，遂要免死。独孤后说道：“王法无亲。妾家亲戚，陛下那里管得许多！”竟把长仁问了死罪。故此，文帝更加悦服。凡他说的话，行的事，都与文帝相合。只是性儿天生成的妒忌，后宫中虽有的是宫妃彩女，花一团、锦一簇，文帝只落得好看，那一个得能够与他宠幸！文帝设朝时，独孤后必与他并辇而进，直送至阁门外才住。只等文帝事毕退朝，依旧并辇回宫。寝也是一处，宴也是一处，时刻不离。文帝虽是欢喜他，只因拘束太紧，也觉有些不自在。

不期一日，独孤后有孕在身，将及分娩，却要移居后宫，只得对文帝说道：“妾赖陛下福荫，怀孕在身，已经十月满足，恐旦夕临盆，有触圣躬。今欲退居后掖，以便分娩，不知圣意允否？”文帝闻言，满心欢喜，说道：“育麟在即，最宜安养调护。御妻之言是也，安有不从之理！但愿早产真龙，实社稷之庆也。”独孤后遂命左右移居后宫。文帝因得了这一个空儿，遂带了两三个小内相，私自到各宫闲耍。出了椒房，转过绣闼，在鹄鹊楼前，步了



一回；又到临芳殿上，立了半晌。见那些才人世妇，婕妤贵嫔，妍媸作队，老少成行。虽都是锦装绣裹，玉映金围，然承恩不在貌，桃花嫌红，李花怪白。看过多时，再无一人当意，心下颇觉不畅。遂信着步儿，又走到仁寿宫来。也是天缘凑巧，只见一个少年宫女，在那里卷珠帘。见了文帝来，慌忙把钩儿放下，似垂柳般磕了一个头，立将起来，低了眼，斜傍着锦屏风站住。文帝走近前仔细一看，只见那宫女生得花容月貌，百媚千娇，真个是：

笑春风三尺花，骄白雪一团玉。痴疑秋水为神，偏认梨云是骨。

碧月充作明珰，轻烟剪成罗縠。不须淡抹浓描，别是内家装束。

文帝见了这个宫女，不觉心窝里乱蓬蓬痒将起来，忍不住问道：“你是几时进宫的？怎么再不见承应？”那宫女见文帝问他，不敢不应，因答道：“贱婢乃尉迟回的孙女，一入宫，即蒙娘娘发在此处，不许擅自出入，故未曾承应皇爷。”文帝笑道：“你知娘娘不许你出入，为着甚么？今日娘娘不在，便擅自出入也不妨。”你想女子到了宫中，那一个不望宠幸？况尉迟女又是个伶俐女子，见文帝亲口调他，怎不招揽？便于眉目之间，做许多动情的娇态。引得个文帝，拴不住心猿，系不定意马，遂走近前，将手挽住说道：“早是今日相遇，若教错过，岂不辜负了这样美貌！”正说话间，只见近侍们请回宫吃晚膳。文帝道：“此间不吃，更到何处？”不多时，排上宴来。文帝就叫尉迟女侍立在面前同饮。尉迟女酒量原浅，因文帝十分错爱，勉强吃了几杯，不觉红入四肢，两朵桃花上脸。文帝在灯下看他，愈觉十分标致，因问道：“你这般娇媚，自家独宿，岂不寂寞可悲？朕甚有怜你之心，你知道吗？”尉迟女答道：“寂寞固不敢怨，但蒙万岁爷怜念，实出望外，如何不知！”文帝笑道：“你既知道，今夜就包管你不寂寞了。”尉迟女也微微笑道：“只恨贱婢下人，不敢点污龙体。”文帝笑道：“天地间但凡快活事，就分不得甚么上下。”尉迟女笑一笑，不做声，又奉上一杯酒来，文帝吃了，也叫斟一杯酒与他。二人说说笑笑，十分快畅。文帝一时酒兴发作，色胆猖狂，那里记得独孤的奇妒，遂留在仁寿宫中宿了。你看他：一个是初恋意的君王，一个是乍承恩的妃子；你望我的恩波，我望你的颜色，两下里何等绸缪！真个如鱼似水，一夜受用。但见：

娇莺雏燕微微喘，雨魄云魂黯黯苏。

偷得深宫一夜梦，千奇万巧画春图。

次日，文帝早起临朝，满心畅美道：“今日方知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生区处？”因想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有瞒之一法。”随分



第一回 隋文皇帝酒幸宫妃 独孤后梦龙生太子

付左右近侍，万万不可传与娘娘知道，今夜还要备酒在此伺候。众宫人应诺不题。

却说独孤后生来性妒，虽然退在后宫，那里放得心下？不时差心腹宫人打听。早有人来报知这个消息。独孤后听了，急得三尸神暴跳，心中如火上浇油，气昂昂的说道：“这个妖奴，怎敢如此大胆！”也顾不得自家的身重，随带了几十个宫人，恶狠狠的走到仁寿宫来。此时尉迟女初经雨露，心下又惊又喜。梳洗毕，正在那里验臂上蜂黄退了多少。猛看见皇后与一队宫女蜂拥而来，吓得他面如土色，扑碌碌小鹿儿在心头乱撞，急忙里没甚主意，自觉心虚，只得跪伏在地。独孤后进得宫来，脚也不曾站稳，就叫抓过这个妖狐来。众宫人只要奉承皇后，那管他柳腰轻脆，花貌娇羞，横拖的乱挽乌云，倒拽的斜牵锦带，生辣辣扯到面前。独孤后骂道：“我宫中一帝一后，称为二圣，天下无人不知！你这个妖奴，有何狐媚伎俩，胆敢蛊惑君心，乱我宫中雅化！”尉迟女战兢兢答道：“奴婢乃下贱之人，岂不知娘娘法度？焉敢冒死上希宠幸？也是贱婢命合该死，昨晚不期万岁爷忽然到宫，吃夜膳醉了，就要在宫中留幸。贱婢再三推却，万岁爷只不肯听，贱婢欲要报知娘娘，又恐怕惹出事来，没办法只得勉强从顺。其实皆是万岁爷的意思，与贱婢无干。望娘娘细察本心，哀怜免死。”独孤后说道：“你这个妖狐，昨夜快活时，不知怎么样装娇弄俏，哄骗那没廉耻的皇帝。今日却花言巧语，推得这般干净！”尉迟女道：“委实不干贱婢之事，只望娘娘饶命。”独孤后道：“万岁爷既这般爱你，你就该求他饶命。为何昨夜不顾性命的受用，今日转来求我？你这样花嘴妖狐，我只提防疏了半点，就被你撺哄到手。今日将你快快断首剖心，弄成一个人彘，已悔恨迟了，不能泄我一腔之气，焉肯又留一个祸根，为心腹之害！左右，何不快快结果，容他在此斗嘴！”众宫人听了，谁敢有违，一齐动手。可怜尉迟女娇怯怯身儿，能经甚么摧残！不须利剑钢刀，早已香销玉碎。正是：

入宫得宠亦堪哀，今日残花昨日开。

一夜恩波留不住，早随白骨到泉台。

独孤后既打杀了尉迟女，怒气犹未息，还在那里埋怨探事的宫人打听了。只见左右报道：“万岁爷早朝回宫，驾将到了。”独孤后一来恨文帝私幸宫人，二来又见他不回正宫，却到仁寿宫来，愈觉不平；又恃着平日的宠爱，遂不出宫迎接，也不叫人收拾。岂知文帝满心想昨夜的快乐，退了朝，巴不得一步就走到仁寿宫来，与尉迟女受用。及进得殿来，那晓得独孤后



愁眉怒目，恶刹刹站在一边；尉迟女花残月缺，血淋淋横在地下。猛然看见，吃了一惊，心中十分大怒；只因平素被独孤后缚手缚脚惯了，一时发作不出，直直的看呆了半晌，又无计区处，只是恨了一声，往外便走。

独孤后虽然恃宠，及见文帝变了颜色，大怒而去，也觉道有几分着忙，随即下殿赶来，高叫道：“陛下往那里去？如何为一个宫人，就不念夫妇之情，遂这样分颜反目！”文帝初意不过愤恨之极，看不上那些光景，走将出来，也无心要出宫去。及见独孤后随后赶来，不晓得是来解释，只道他还来吵闹，心中又恨又气，又恐怕他赶上胡缠乱扰，只得往前殿而走。也是合当有事，刚走到阁门，恰恰的一个内相，牵着一匹马过去。文帝见了，也不顾朝廷的体统，跨上马，加一鞭，独自一个径出东华门而去。

文帝乃创业天子，东征西战，骑马惯的，出了城也不问路径，无影无踪而去。慌的那些内相及把门军校，又不敢拦阻，只得分头飞报与各衙门知道。幸得越国公杨素与左仆射高颍，因退朝不久，尚在朝房中议事，闻此消息，忙叫备快马。二人都是能征惯战的豪杰，也等不得跟随，上了马，就如飞一般随后跟来。足赶有三十余里，方才赶上。二人跨下马，双手挽住丝缰，俯伏在地，奏道：“陛下惊坏臣等。天子至尊，有何急事，也不叫有司安排銮驾，竟慌慌忙忙，单骑一马，轻身一人，必有甚么要紧的缘故。臣等惶惧无措，乞降旨以慰下怀。”文帝见两个大臣赶将来，伏在马前，谆谆问故，自觉有些惭愧，不禁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二卿请起，此乃朕家私事，言之可羞。朕昨晚还宫，偶因一时带酒，私幸了个妃子，今日独孤皇后遂将他打杀了。朕想，田家翁多收几斛麦，便要易妻；千金之家也要买歌儿舞女，以图行乐。朕今贵为天子，转受这般拘束，便做千年帝王，也是枉然。倒不如出入民间，反得逍遥自在。”高颍奏道：“陛下差矣！陛下焦心劳思，出虎穴，采龙珠，不知费多少刀兵，方有今日。今幸平了江南，天下一统，正宜励精图治，以遗子孙。岂可以一妇人之故，而转把天下轻看了！愿陛下三思。”文帝见他说出一团道理，半晌低头不语。杨素又催迫道：“山僻村乡，非天子流连之处，愿陛下自重。”此时日已西沉，仪从舆辇并大小文武官员，俱渐渐赶来。文帝的怒气亦渐平了，遂下令回宫。正是：

妒当天子何曾恕，气到夫妻却易平。

匹马去来浑似戏，刑于之化几时成。

却说独孤后自文帝突然出宫，心下十分慌忙，急急的差人打听消息，恐怕有不测之祸，那里敢进后宫，就在阁门内等了一日。那些探事的官



官,以讹传讹,不住的报将进来:有说骑了马不知去向的;有说赶上了,只是不肯回宫;又有说万岁爷大怒,只要娘娘还他一个尉迟女;又有说万岁爷发誓,再不与娘娘相见。一个人一样话,那里得个实信?慌得他走不是,坐不是,满肚子怀着鬼胎。有几个心腹宫人埋怨道:“娘娘的性子,也忒急了些,留得人在,还好区处。”有几个老成太监安慰道:“娘娘放心,此事断然不妨。皇爷与娘娘何等恩爱,岂肯为这些小事,便下毒手?”大家胡思乱想,这一日满宫中何曾得个安宁!只等到傍晚时候,才见几个内相忙忙的报说道:“娘娘恭喜,万岁爷驾回了。”独孤后心下才稍稍安些,因问道:“万岁爷如何肯回?”内相即将高颖与杨素劝文帝的话一一说知。独孤后听见高颖说他是“一妇人”,心中暗怒道:“高颖这厮,我因他是父亲的好朋友,每每以重礼待他,他怎敢如此放肆!且他夫人死后,他就与侍妾们生子,这样的人容他在朝,怎不看坏了样子!必赶他回去,方遂我心。”后来真个劝文帝将他官职削了,这是后话不题。

却说文帝驾到了正殿,犹不肯入宫。多亏杨素、高颖二人再三苦劝,方才退入阁门。独孤后见了,慌忙将簪耳取下,俯伏在地,高叫道:“贱妾一时暴戾,有触圣怀,死罪死罪!但念妾十四于归,待罪频繁有日;况今麟趾在腹,望陛下宽宥。”文帝平日原是怕他的,今日见他这般光景,已觉十分占强,如何敢再做模样?只得下辇,亲手扶起,说道:“御妻,朕非不念夫妻之情,只是御妻太忍心了些。既是讲过,也就罢了。”独孤后谢了恩,二人依旧是并辇回宫。

此时天色已晚,宫中灯烛荧煌。文帝分付叫看宴来,留娘娘同饮。须臾,宴至。只因他二人俱要修好,你说的是甜言,我道的是美语,你一觥,我一爵,倒饮得比平日十分快乐。饮到二更,文帝不觉大醉。独孤后叫宫人扶文帝入宫安寝,自家依旧退入后宫。一来身重,二来劳碌了一日,三来又吃了半夜酒,不觉神思困倦,忙忙收拾睡了。才蒙眬之间,只见肚腹中一声响亮,就像雷鸣一般。只见一条金龙,突然从自家身子里飞将出去,初犹觉小,渐渐飞,渐渐大,直飞到半空中,足有十余里远近,张牙探爪,盘旋不已。正觉好看,忽然一阵狂风骤起,那条金龙,不知怎么竟坠下地来,把个尾碎碎跌断。仔细再一看时,却不是条金龙,倒像一个大老鼠的模样。独孤后着了一惊,猛然惊醒,却是南柯一梦。心下正惊疑未定,腹中早觉有些疼痛。那些服侍的宫人,见娘娘腹痛,知道要生产,慌做一团,急忙整備分娩之具。不多时,早生下一个爱风流的太子、好淫荡的君王。众



人齐声称贺。独孤后见生得是个太子，又见有梦龙之兆，心下着实欢喜。正待收拾，只见寝宫外许多宫人内相一齐乱嚷道：“不好了，宫中怎么失起火来！连天都红了，你们尚然不知？”众宫人听得这话，慌忙都跑出宫外来看。正是：

玄鸟赤龙曾降兆，绕星贯日不虚生。

虽然德去三皇远，也有红光满禁城。

毕竟不知是那里火起，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饰名节尽孝独孤 蓄阴谋交欢杨素

诗曰：

世事茫茫半信疑，从来真伪只天知。

圣贤修德原无忝，奸佞徇名却有私。

猛兽欲搏身转伏，大鹏将运翅先垂。

眼前多少机关处，转是枭雄能识时。

流东卒有风雷变，讼莽终将社稷倾。

除却当年身不死，到头真伪自分明。

却说独孤后梦龙生了太子，忽然宫中宫外一齐都乱嚷道火起。急急叫人看时，那里是火起，却是一道红光，自独孤后寝宫顶中透出，直冲于云汉之间，映得满天皆红，就如霞彩一般。又听得宫门外传说四下间阎村巷，牛马皆鸣。独孤后得此异兆，满心欢喜。次日，遣人报知文帝。文帝大喜，随即亲到寝宫来看。独孤后奏谢道：“托赖陛下洪福，祖宗社稷之庆，昨夜幸生一子，并有诸般吉兆。”遂把梦龙及红光之事，说了一遍。文帝听见红光、梦龙，知是人君之象，心中甚喜。及听见坠下地来，把尾跌断，又像大鼠，心下就暗暗有些不快。

你道为何？原来帝王与凡人不同，但真命天子初生时，定然有些异兆。就是文帝生时，亦有紫气充庭。五六岁时，曾在门前戏耍，偶有一个尼僧看见，大相惊讶，因对皇妣说道：“此儿相貌稀奇，来历甚异，他日必然大贵。但不可在市俗人家抚养，掩了他的聪明，小了他的心志。”遂别寻了



第二回 饰名节尽孝独孤 蓄阴谋交欢杨素

一间幽静馆舍，将文帝移到里面，亲自殷勤教养。一日，皇妣抱文帝于怀，忽见头上隐隐生出角来，遍身长起鳞甲。皇妣惊慌，不觉失手坠地。尼僧连忙抱起说道：“勿惊我儿，使他晚得天下。”后来文帝果成了帝业。故文帝占往察来，就晓得炀帝不是个令终之器。此时也不说出，只朦胧称好。独孤后道：“既有异兆，料能继述。愿陛下赐一佳名。”文帝道：“御妻梦金龙摩天，就取名叫做阿摩如何？”独孤后大喜道：“乳名佳矣！何不并赐一个大名？”文帝道：“为君必须英明，就叫做杨英罢。”又想道：“创业要英明，守成还须宽广，不如叫做杨广。”独孤后喜道：“杨广最妙！”文帝取定了名字，随令班诏四方，大赦天下。次日，文武百官，皆上表称贺。此时，海内承平，朝廷无事。

光阴迅速，捻指之间，炀帝渐已长成。三岁时，在宫中闲戏，文帝抱于膝上，细视良久，因对独孤后说道：“此儿眉宇峻嶒，笑声带杀，不愁不富贵，但恐破吾家者，亦此儿也。”独孤后笑道：“陛下差矣！安有破家儿得富贵之理？以妾看来，到底不过是一个藩王耳。陛下何须过虑！”文帝但笑而不言。炀帝十岁时，即好观古今书传，凡天文地理，至于方药、伎艺、术数等书，无不通晓。只是性情偏急，阴贼刻忌，好钩索人情，喜用智术。独孤后见他聪明敏慧，好读书，有智略，有识见，心下甚是爱他，每在文帝面前称扬不绝。文帝见他年已弱冠，又且独孤后十分钟爱，恐怕在宫中做出事来，因对独孤后说道：“杨广近已长成，留在宫中甚是无益。朕欲封他出去，待他经历世故，做个贤王。不知御妻心下如何？”独孤后道：“陛下之意甚善，只是贱妾一时舍他不得。”文帝道：“舍得舍不得，终须要去。”独孤后道：“既如此，恁凭陛下便了。必须选择近地，以便不时召见。”文帝道：“这个使得。”随传旨各衙门，一面选纳王妃，一面择近地，起造王府，一面制办封王仪物。真个朝廷家事情，雷厉风行。不多时，司礼监早选了一个王妃，叫做萧氏；工部已择了晋阳地方，盖起王府。各有司礼仪物饰，俱已齐齐整整。文帝见诸事完备，随敕封炀帝为晋王。炀帝既封了藩王，不敢久停，捱了月余，只得拜辞起身。独孤后赐宴送行。母子二人，那里舍得！痛哭了一场，方才分手。文帝又敕令百官送出都门。这一日，车马仪从与钦赐礼物十分显赫。正是：

朝廷爱子出封王，赐玉分珪道路光。

试看皇家真富贵，五云缥缈接天潢。

炀帝受封而出，虽受赉之多，一时无比，然终不如东宫太子，朝夕随



朝,多少威权在手。炀帝一日在王府中闲居无事,因自忖道:“我与太子一样弟兄,他却是皇帝,我却是臣子,日后他登了九五,我却要山呼万岁去朝他。这也还是小事,倘有毫厘差池,他就要害我性命;若只管战战兢兢,我平生之欲,如何得逞!除非谋夺了东宫,方是我一生快乐。”日夜思量,再无计策。因见王府中一个心腹官,叫做段达,平日间有些智略,遂秘密唤他商议。原来那段达为人呵:

赋性最贪,设心尤忍。天生就小人肝胆,自习成奸险肚肠。口角才开,倏生万万转机关;眉头一蹙,便有千千条计策。倾排伎俩,自诩如神;暧昧行藏,人看似鬼。任百般婢膝奴颜,只一味贪图富贵。

段达闻炀帝唤他,连忙进宫来见,因问道:“殿下唤臣,不知有何使令?”炀帝遂将要夺储位的意思,细细说了一遍,与他计较。段达沉吟半晌,说道:“此事非同小可!必先废了太子,方有可图之机。”炀帝道:“太子正位东宫已久,怎么废得?”段达道:“若要废他,除非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炀帝闻言大喜,便差几个能事的内相,暗暗打探东宫过失。

原来东宫太子杨勇,为人宽厚,索意在情,毫无矫饰之行;心虽孝友,只是不矜小节,就是问安视膳的礼数,他也疏略,不甚在心。因此,独孤后早有几分不悦。又见他内宠甚多,嫡妃元氏,转不甚相得,倒与嬖妾云氏十分绸缪恩爱。宫中起坐的礼节,及饮食服色,二人俱是一般,全不分嫡庶体统,独孤后更加不快。忽一日,元妃无病暴死,独孤后只疑是云氏加害,愈觉怀怒在心。太子是个直朴之人,一毫也不知道。不想一桩桩、一件件,都被炀帝探知。炀帝真个枭雄,晓得独孤后怪人宠妾,他就独与萧妃共处,千恩百爱,并不旁幸一人。又时时遣人进宫问候,逢着良辰佳节,便采买奇珍异宝,殷勤贡献。那独孤后原是个要强的皇后,见炀帝这般孝敬,如何不喜。炀帝有心要图大业,凡百所为,皆小心谨慎,毫忽不敢放纵。行之岁余,内外人情,都称颂晋王仁厚。

炀帝见有些光景,又与段达密谋道:“事已至此,计将安出?”段达道:“此事机括虽动,但不知太后真意若何?须殿下亲自入宫,面见太后,讨一个的确消息,方有下落。若只捕风捉影,恐太子根深蒂固,一时难得动摇。”炀帝闻言,点头道:“卿言是也。”遂作表一通,差官奏上,恳求面朝。表文上写着:

晋藩臣不孝男广稽首顿首百拜,奉表于父王皇帝膝下:男广久违侍日,时切瞻云。远睽定省,望北阙而驰心;近想随朝,守南官而堕



泪。虽思连毛里，四海渎若一家；然义隔天涯，咫尺不能三至。愿赐一觐天颜，奉万年觞于左右；再瞻日月，献四海颂于庭帟。则孺慕之诚，或可少尽；而源源之恩，直铭佩于无涯矣。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文帝览表大喜，道：“吾儿眷慕亲恩，真大孝也。既要来朝，有何不可！”随即批旨道：“览奏，具见吾儿孝思，朕心嘉悦。着即日来朝，以尽父子慈孝至意。”炀帝得旨，心中大喜，慌忙打点入朝。他知道文帝崇尚节俭，遂将车马侍从，纯用朴素，只暗暗的备了许多珠玉宝贝来献与独孤后。一径到了午门，少不得要候旨宣诏。朝房中早有文武官员，接住朝见。炀帝正要结交众官，便和颜悦色，一个个俱加礼厚待。先问些治家治国的道理，后讲些忧国忧民的话头。这些百官，那识得奸雄作用！都称赞道：“好一个仁厚贤能的晋王！”少顷，有旨宣晋王入宫。炀帝方才别了众官，整步从东华门而入。此时，文帝驾御瑶泉殿，炀帝远远望见，就在丹墀下，五拜三叩头，拜毕奏道：“儿久离膝下，不胜眷恋。今得望见慈颜，私心庆幸。”文帝道：“吾儿起来，朕亦时常思汝。但恨国家有体，不能朝夕接见，甚是快快。”因命赐坐留宴。吃了几杯，文帝问道：“汝在国中，何以治民？”炀帝便逢迎文帝的意思说道：“百姓皆赖父皇至治，熙熙皞皞。儿柔懦无才，焉敢更张？但不过节取俭用，少恤民力耳。”文帝大喜道：“汝能节俭，吾无忧矣。”少顷宴罢，文帝说道：“汝母亲甚是思汝，汝可入宫去一看。”

炀帝谢了恩，领旨竟望后宫而来。独孤后听见炀帝来朝，满心欢喜，即忙宣入。炀帝朝毕，就将许多礼物亲手献上。独孤后说道：“思亲来朝，便见吾儿大孝，何必又要礼物！”炀帝道：“母亲恩德如山，些须薄物，不能报万分之一。”独孤后道：“吾儿这样纯孝，安得你常在左右，娱我晚景！”炀帝道：“母亲爱儿，真天高地厚。但恨儿福薄，远违膝下，徒有一点孝心不能展也。”母子二人，各诉心曲。炀帝真是个奸雄，说了半日，一字也不说到东宫身上。只等到天色傍晚，将要出宫，他便故意做出个欲去不去的光景，要说不说的形状。那独孤后见了，便问道：“吾儿有甚心事，何不明明奏我，却如此蹉跎不安？”炀帝见问，就拜伏在地，哽哽咽咽，啼哭起来。独孤后忙将手搀住，说道：“我儿有话就说，不必悲伤。”炀帝拭着眼泪，低低说道：“儿性愚蠢，不识忌讳。因念亲恩难报，时常遣人问安。东宫说儿覬觐名器，谄事母亲，必要害儿性命。念儿不肖，远在外藩，东宫朝夕左右，恐一旦谗言四起，天高难辩。或一杯鸩，或三尺帛，儿不知死地，所以时时恐惧而悲也。望母亲曲赐保全，与儿做主。”说罢又哭。独孤后闻言，忿然大怒，就叫太子